

易卜生社會哲學

易卜生社會哲學

我們不論是看還是讀易氏的戲劇，頭一次，就留存一很大的印象，但是很複雜的；又令人有很大的感動，但是很懷疑的。可是我們要確定易氏底思想，就應該把他的戲劇全體討論過，因為他統統做一個社會的有機體，統統是一種哲學。那不是抽象的冥想，也不是建設的哲學，乃是一種人生哲學。易氏固然是一個藝術家，詩學家，和戲劇家；並且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，優美的詩人；他的思想，哲學和世界的觀念，不是幻想的。一個人能夠描寫人類的良心底危機，自己一定是有真良心的。易氏所講的，無非是哲學。他的思想——易卜生主義——在戲劇中表現的，可以分爲兩部份：（一）消極的——現代的舊社會；（二）積極的——未來的新社會。

上編 消極方面——破壞——現代的惡社會

第一章 宗教的信仰

易卜生在他的戲劇中，自己緣是社會的裁判官一般，開庭審訊現代的社會底一切罪惡：他責備社會的組織，攻擊社會的成見，揭破社會倫理制度底黑幕和偽善，他解剖社會底重大的信條，宗教，政府，家庭和婚姻等——人人看做他們的保障。各種原素，各種階級統統有他們的代表；我們見得現代庸俗的風尚；他們的生活底基礎和行事底原動力，統統是詐僞和怯懦。

現代的社會制度中，宗教底代表——牧師，處于一種很重要的位置。信徒底兒子

出世就要行洗禮，教會的結婚才是正式的，教育也由宗教家主持。聖經是學校中的必修科。所以在宗教勢力範圍當中，沒有宗教的允許，就沒有兒子，婚姻和教育。易氏在白蘭持一劇中說過：「教會統統是頑固的，他固執成見，絕無思想，教義是永久不變的，根本是退化的。宗教實在是瘟疫和鴉片，弄到人類麻木不仁，像陳死人一般；不知道人生的真義，只知道有上帝的天堂和牧師的教會；整天的生活，要在禮拜堂中；死後的靈魂也要歸到上帝底天國。宗教無非是虛偽找不到什麼目的。」易卜生又在皇帝與嘉利安人一劇中說：「提起一個燈籠，照耀這黑夜……看看耶穌在什麼地方？」耶穌原始是要人人友愛的，在上帝底下，人人是平等的；但是後來日趨頹敗，貧窮的和卑下的，要做富庶的和尊貴的人底奴隸，產出兩重倫理。有了主人，有了資本家平等和正義，已歸消滅。我們見得現代的耶穌，不是進化的，乃是退化的。二十世紀以來，自從有了耶穌，便繼續產生許多罪惡，把人道宣佈死刑。我們試看看人類歷史關於宗教戰爭的，不勝指

數十字軍就是一宗最大的宗教底罪惡史。宗教的倫理，完全是神祕約，沒有真善美底價值，與心理學的倫理和社會學的倫理，極端相反。教會是恐怖和劫奪底發源地。宗教家和政府黨狼狽爲姦，占據各種特別權利，收入很多，他們犧牲現實社會一切東西，來做上帝，未來世界，天堂底禮品。他們的聖經和禮儀，無非是神話。他們對於教會盡量點綴裝飾，做催眠術的工具。宗教的結婚禮和喪葬禮，無非是一齣滑稽劇。他們看金錢多少，做打齋念經底標準。他們利用天堂的名義，來摧殘人世一切東西；又拏未來生活和靈魂不滅，來劫奪人生的幸福。什麼道德，尊榮，良心……都可以由教會中買得來。白蘭特說道：「你們到禮拜堂幹什麼？裝飾美麗的少女弄到你們悅目；琴音，歌聲，弄到你們悅耳……」世界上一切宗教，上帝，鬼神，牧師，巫覡，統統是由人類信仰底幻想所創造，這完全是人類智識沒有發達底證明。所以不是上帝造人，乃是人造上帝。在蒙昧時代，宗教是少不了的，但是到了科學昌明時期，真有上帝，也要推翻，因為上帝就是罪惡底

母。親宗教的天堂完全是幻想。人類在無知無識時期只有信仰，以為萬物統統是有靈魂的，像我們一樣，所以有拜物教，有多神教，有一神教，其他如萬有神教，泛神教，有神教……末了便產生無神教。從前的人類是崇拜偶像者，現在的是破壞偶像者。人類的幻想變做神聖，不可侵犯，宗教的狡猾技倆，實在是巧妙得很。宗教的歷史，就是上帝的產生史，上帝滅亡的時候，宗教就要消滅。人類的信仰是跟着團體的意識和智慧底發達。人類進化的歷史中，很像一個人，初期少不了宗教的幻想，就是最文明的小孩子，也很怕黑暗，很愛光明。因為宗教的緣故，人世就日趨痛苦，人道就日趨衰落。神聖的基礎穩健了，就什麼東西都變做神聖的了。不但是人類是神聖創造來的，全世界也是如此。人類本來是製造上帝的，後來反說是上帝造人，并且甘心做上帝的奴隸。人類無端造成一個主人，拏自己做犧牲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上帝是正義，是真，善，美，是萬能，是生命，人類是不公，是偽，惡，醜，是無能，是死亡。牧師僞托他是人世間上帝底代表，指導人類入于正途。

有絕對的威權，人人要絕對服從；像巴古雷在「上帝與國家」中說，否認神聖的道理，就沒有人類的道理；否認上帝底正義，就沒有人世的正義。人類是上帝底奴隸，就要做他的代表——牧師——底奴隸，同時又要做教會底奴隸。

「羣鬼」中的牧師以爲人類是受上天特別的保護。上帝要懲罰那些沒有信仰的人，他又說：『我們沒有幸福底權利。在人世間找尋幸福，就確是作亂底精神。牧師是全體社會底大敵，是進化和自由的大敵。他摧殘自然的倫理，來保障自己的優先權利。他要人民無知無識，埋沒他們的理性，消極的服從。光明、道德和尊榮，統統是宗教底專制品。在「羅氏馬莊」一劇中可以見得。那個主教說：『自由思想的人是沒有誠實的情操。』又說：『單是教徒才有道德的原理。』牧師對於聖經和福音，統統是胡說八道。那個主教又說：『只有宗教才是道德底堅固的基礎。』我們大概要感謝這種道德，才有地獄中永久的刑罰；牧師無惡不作，世界各國所常見。宗教的教育，就是在聖經和福

晉中得來。牧師的技倆，只在于騙錢，所以他在戀愛喜劇中說：『不要在福音底散沙上面來建造。』他就是說：『沒有報酬，什麼地方也不能傳教。』現在的宗教，再沒有一個信道者，只是拿來做吃飯的工具，是一種商業性質。我們中國人信洋教，也無非是藉教漁利與藉教漁色；或者是藉着洋大人的勢力，稱孤道寡，橫行桑梓，欺凌愚庸。這都不是宗教的向題，也不是倫理的問題，是入于政治的問題，所以外國也有許多人，如政治家，商業家，工業家……在教會中討論各種問題。牧師講到慈善，也無非是欺詐平民，以飽私囊。白蘭特所以也要揭破牧師的假面具。上帝不要有詐偽，但是詐偽常常不能脫離上帝。上帝萬能，只適用於欺詐，白蘭特又說：『有一種信仰，總要有一種精神，牧師們不單是沒有信仰，并且沒有靈魂。』他們的信仰，就是真理底大敵。

我們拿科學的精神來攻破宗教的黑幕，什麼犧牲，祈禱，萬能，神聖，統統是夢囈，無一不是教會拿來欺騙愚蒙的。平民供做犧牲，不知道經過幾多時代了，那可憐的，不幸

的人道才睜開眼睛，計算宗教底罪惡。科學很像太陽光一般，照耀着宗教底黑幕，人人都看見宗教的錯誤很清楚，平民受了各種欺凌，忍受社會的不公平，精神上非常痛苦。那痛苦的源泉，就是上帝。人民希望平等正義，上帝反給以痛苦和恐怖。所以白蘭特又說：『千萬條魚，拿來供奉偶像，不能救濟一個飢餓的人。』上帝從來沒有利于平民的自由和生命，反做他的犧牲。狡黠者拿上帝來做戰爭的護身符，摧殘與和平為好友的平民。比方這一回歐洲大戰，英法的平民，祈禱上帝給他們的勝利滅絕德奧，德奧的平民，也同樣的做法。上帝只有一個，上帝可是萬能的，就要製造人人都是善的，不許為惡，不然，就不是萬能，上帝的根本的條件就取消。上帝不但不能弄到人民相親相愛，反弄到人民相爭相殺；歐洲各時代的戰爭，都有宗教的意味。就是我們中國拳匪一役，宗教也是禍階。人民又因為要建造禮拜堂，要供給禮拜堂中各種貴重的東西，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的牧師，教徒，所以平民自身就沒有衣食住了。最迷信的人，到了現在也覺

得牧師的殘酷手段。上帝在什麼地方？我們只看見他是在痛苦裏面。牧師們的宣傳，統是仇恨和錯誤，對於純正的社會，大大地打擊；對於社會主義，看做洪水猛獸。他們的偽善已經人人明白了，沒有一種宗教不是刻薄的，他們的基礎，就是血和淚，他們總要人類做犧牲，蹂躪人道，爲神聖大復仇。巴古甯在上帝與國家中又說：『在這種神聖的殺戮當中，人民常常是供做犧牲，牧師享有優先權利，做劊子手，所以最仁慈的牧師，也常常做殘忍的事情。』

第二章 政治家和資本家

政治的信仰與宗教的信仰相模倣——常常是偽善，沒有忠誠的。社會全是詐僞的思想。社會的基礎是壓迫的，弄到各種自由的機能都是麻木不仁的。一切自由解放

的趨勢，統統是「社會棟樑」所駭怕的。所謂「社會棟樑」一班人，統統是駭怕日光的，因為恐怕揭破他們的黑幕。「人民公敵」說：「人類的天職不應該弄到社會有新思潮麼？」政治家說：「社會不需要新思潮，能夠保存舊有的思想就心滿意足了。」如果有人在黑暗社會上敢出自由的言論，就要宣佈他是「人民公敵」。「人民公敵」說：「我愛護城中真幸福，我要揭破那些黑幕，將來他們也會顯露出來。」易卜生要推翻所謂社會秩序。這種秩序是沒有道德的價值的。在約翰博曼一劇中，易氏表露一個人如果想爭權爭利，他的良心就變做黑色的，他們盡力剝奪他人的東西，藉以自肥；賤視人民，像是他們的牛馬，以為是下流社會。他們所吸收的無非是民脂民膏，勞働界辛苦到萬分，來供給他們的愉樂。

社會棟樑是現代政治家很好的寫真。他是城中最高貴的人，他的家庭就是「模範家庭」；他的為人也是別人的模範，但是他的幸福和名譽統統是由詐僞和恥辱中

得來。他的財產是由朋友偷得來的；他在少年時代，棄了所愛的女子，而娶一個較富有的。他平生只崇拜兩種事情。一個是欺詐，一個是偽善。他逼着一個無辜的人來担負他的罪狀，驅逐到美洲有十五年，回來時又想用破舟置于死地。

少年團中的主人翁一方面說犧牲自己利益，想獲得選舉，一方面又劫奪他人的財物就逃走了。易氏所創造的政治家要人人遵守社會的秩序，因為恐怕別人劫奪自己的財物。易氏在少年團中又說：『如果個人混合于社會生活當中，就要迫着同流合污不能夠保存固有的獨立的性質。』這可以見得社會的正義要人人甘心做奴隸。

易氏在信札中說過：『自由，平等，博愛，在斷頭臺上就沒有同樣的意義了。政治家絕對是不要知道的。他們只知道有政治的革命，但是我們要有人類底精神的革命。』現代的社會像一個牢籠，不許人有革命的機會。

社會階級，離隔太遠，我們是病社會的份子，大家爭權爭利，互相仇視。善人不善終，

貧窮侮辱，就是他們的生涯。父母不但不能夠維持兒女的生活，並且要殺害他，這是爲着生存競爭的緣故。二十世紀所謂文明，無非是仇殺和恐怖。野蠻民族，殺害一人，就要痛詆爲無人道，我不知道歐洲大戰死人千萬，人道在什麼地方，文明又在什麼地方？

資本家剝削工人，看做天經地義。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社會組織，顛倒已極。人類要做工，是一定不易的原理。但是現在不平的社會，弄到勞動界終日勞苦，由有生至老死，不脫離那些慘無人道的工作。生計艱難，朝不保夕。資本家坐享工人所成之利，不勞而獲。資本家由大多數所造成，反爲少數人所據有。資本家是主人，工人是奴隸，仰人鼻息，取人餘唾，不平的基礎，就要產生革命。我們試看看工人的家庭和妻子，二十世紀的文明，產生這種現象，西方文明，又有什麼好處？科學還是少數的專利品。工人只得最微賤的工錢。人類的尊嚴，已到極點。社會不安，就產生專制來壓迫平民，資本家也互相壟斷，互相專利，強凌弱，衆暴寡，托辣斯就會出現。無產階級越多，人權消滅。勞動是資本的母

艱，勞動家反做資本家的奴隸，實在是很奇怪。資本家不但是摧殘工人，并且智識階級也要做他的奴隸。金錢的魔力，弄到美國的政治家也要乞憐于資本家。工人忍無可忍，不得已出于罷工一途，願與資本家同歸于盡。現在人類底智育、德育和體育，統統是感受同一的痛苦。人類社會墮落，只有黑暗和紛亂。消極的服從，變為積極的革命。兩重倫理，自由平等，博愛只是騙人的伎倆。人類自相殘殺，真是禽獸不如。現在社會確是沒有太陽和幸福的。我們在「社會棟樑」中看見資本家怎麼樣強迫工人作惡。

海姐一劇中的裁判官，明白自殺者的手槍，是海姐供給的，應該依法辦理；但是這種萬惡的裁判官違法威迫海姐做他的情婦，何等可惡！

我們要睜開一雙眼睛，小心看看資本家和政府黨底罪惡！他們同宗教家可以是一邱之貉，三角同盟，或三位一體。

第二章 腐敗的報章

現在的腐敗報紙，就是做「社會棟樑」的代表。整天歌功頌德，傳播詐僞。報紙的勢力實在是很大。少年團中一個記者說：『我編輯我的報紙是照着下面一個原理：大部份的社會供給報紙的生存，但是大部份的社會是敗壞的，所以產生敗壞的報紙。我們的報紙常常是持着這一種精神。還有一層，我的報紙就是我的唯一的生命底來源。』

羅氏馬莊中自由急進黨的機關報燈塔底主任，很滿意于羅士馬政治的進化。那一家報紙，在一黨中，是占很重要的位置。他宣佈羅士馬要爲自由主義盡力。「人民公敵」中的報紙，宗旨是隨着大多數庸俗的輿論所轉移。

自由言論該不該壓制，這一個思想是易卜生要着手革命的。他在僭竊者一劇中說：『摧殘自由思想是一種很大的罪惡。』在小愛友夫中又說：『言論和出版自由是一種很好的事情。』

從前的著作家對於一個時代，要研究得很清楚，才落筆做文章。現在的報館訪員，討論各種問題，實在是絕無意義。他們所做的無非是談諧的小說，淫穢的詩詞，偽造的事實。他們所講的時事，常常是帶着顏色的眼鏡，和本黨的色彩，離開真理很遠。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出售他們的商品。所以報紙是變化一種商業的制度。訪員是報紙的靈魂，和發達的本源。但是他們常常製造謠言，以敲竹槓爲事，所以社會對於報紙的論說和新聞全不在意，因爲是毫無價值。他們增長罪惡，誨淫誨盜，隨意罵人，無一而非罪惡事。近代的懷疑主義，就是報紙的產兒，他把社會的道德，荼毒到極點。不知有正義和真理，滿紙淫詞，統統是遊戲文章。

「人民公敵」底女兒不肯爲平民報翻譯一本英文小說，因爲那一篇小說是「一篇紀載，證明有天堂能夠保護那些所謂好人，末了又一定說要懲罰那些所謂惡人。」實際的人生是沒有這一回事。但是平民報底總編輯說：「那篇小說是很和平的。又是社會所要求的。」他又說：「你說的很對，不過編輯人不能夠常常從心所欲。不大重要的問題，就要服從社會。政治是大有關係于生活的，對於報紙較輕，可是弄到社會有了政治的思想，就不必駭怕其他的了。」

報紙的論調，完全是挈欺騙社會爲目的，弄到忠誠的工人，無地自存。人民沒有決斷的能力，挈報紙做自己的耳目。挪威報紙極發達，農民也人人看報。所以報紙的勢力很大，人民一舉一動，統統是隨着報紙而轉移，報紙差不多是一種確定的預言；他所要宣傳的，就言之成理。個人總沒有自己思想的餘地，雖然是錯誤的事情，也要盲從。對於庸俗的輿論，無判斷和考察的能力。不分皂白，真理和詐僞，同一樣看待。現在的報紙，沒